

→第三只眼

爱，请华丽转身

□宗瑜琮

爱情的面孔就像撒哈拉的黄昏与白昼，前一刻有多少无尽的温柔，后一刻便有多少清醒的绝望。

街头是迷离的灯影和星辉。走在繁华的街上她的头发被吹乱了，一迈开步子就发现身后有车。她小心张望，像从前一样对于穿梭马路不知所措。以前只要他在身边，都会紧紧牵住她的手，给她踏实的感觉。现在呢？他也许正在酒吧震耳欲聋的音乐和暧昧的灯光里，和另一个女人喝苏格兰威士忌。

不是没有怦然心动的时刻。《山楂树之恋》里描写的老三真的很深情，会感动很多女孩。他对静秋是那样好，大老远托人给静秋送去 100 块钱。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吧？老三说送鞋就送鞋，说去医院就立刻搞来一辆自行车。更难得的是他还会唱浪漫的情歌。看着静秋在老三的自行车上笑得那样美好那样幸福，那些宁愿在宝马车里哭的女人也会妒忌吧？

可是，有哪一段平凡的爱情故事不是这样的套路呢？曾经，他也是他心里的宝。为了让她开心，他买了漂亮的水族箱放在她床边的地台上。吃葡萄也要帮她剥了皮。她的下水道堵了，水龙头坏了，还有换灯泡什么的，自然都是他动手的。

爱情的面孔就像撒哈拉的黄昏与白昼，前一刻有多少无尽的温柔，后一刻便有多少清醒的绝望。不知什么时候起，他不再宠她为心头公主。有时一个月难得见一次面，见了面他似乎也无可话说。问他什么时候可以结婚，他居然板起脸：“急什么？为了你，为了将来，

我还在打拼！”

他提出分手的时候，她愣住了。半晌，才一字一句地问：为什么？

他有些不耐烦地说，不爱了，就是不爱了，爱和不爱从来就不需要什么理由吧？

可是，你发过誓说要爱我一辈子的啊，你可是说过死都要死在我后面，免得我一个人忧伤的啊。

他不屑地冷笑：誓言是什么你真的不懂啊？誓言只不过是男人求欢时稍显深情一点的台词而已。

她的泪再也忍不住地流下来。他却决绝地走了，任凭她哭得梨花带雨。泪眼迷离中她还幻想着他能忽然转回身来，将她拥入怀中，像以前发生争执后那样说许多安慰的话。可他头也不回，像风一样消失了。

她不停地给他打电话，他不接，或是接通了听见是她马上又挂掉。她一直挂在 QQ 上，等待着他上线。她说不清自己内心仍然期待着什么，也许明知荒唐却仍然想固执地证明那分爱的存在。然而电脑上他的头像一直是灰的，没有半点动静。

再后来，她开始给他发短信，自说自话地回忆那些清晰的或模糊如泡沫的片断：他吹在她耳后的徐徐热气，街角转弯处无名指的缠绕，午后氤氲的时光……那些不可磨灭的欢乐痛苦还有泪水，也许能证明爱的深刻吧？也许能唤回他心底的柔软吧？但依然收不到

他的任何回应。

一个人的夜里她常常失眠，于是，她不停地给他发短信来打发漫长的时光。那夜，她又在发短信，习惯性地听着背景音乐一般的午夜广播。正借着一点点微弱的亮光按着键，却听见广播里主持人念着她喜爱的一位女作家的文字：

女人要像天鹅般优美地转身，若是拥抱后仍然寂寞，就带着记忆和留恋高高地飞，不给自己机会沦为野鸭塘里任何一只忍耐的鸭子——爱情本来就是这么变幻莫测的东西，难道你指望像一只变形虫一样不停地变换姿势，来换取爱人的欢心、自己的安稳？

如果你的回想里都是被自己或被对方践踏的自尊，都是乞求他回头的屈膝低就，那该是多么不堪，而如果回忆里都是公主的甜蜜、娇宠和天鹅的华丽转身，那样优美的身影，是不是令自己都要迷恋几分呢……

听着听着，她按键的手慢慢停下来。想了一下，从手机里调出电话簿，删掉了他的号码。再摸索着到桌前，打开电脑，将他的 QQ 及 MSN 头像，也一并删了。然后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那一刻她终于豁然省悟：能被所爱捧在掌心是幸运，自己把自己捧到掌心是原则，是女人对自己的责任。

永远不要为了爱，爱得没有尊严。

←那时烟花

文学女青年

班婕妤豪门怨事

□柳如

班婕妤，汉成帝的后妃，真名未考。与她同一时代却比她有名的女人是那个“燕瘦”赵飞燕。

在赵飞燕未入宫前，班婕妤以她的诗词歌赋、天文地理无所不知而为汉成帝所爱，汉成帝对其极为宠幸，闲暇时光就去听班婕妤讲故事，那时候汉成帝是很敬业的，安心处理朝政，因班婕妤没事就给他上课。某日汉成帝命人制作了一辆大辇车，邀请班美人去郊游，顺便加深一下感情。只听班婕妤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老大，我不能跟你去。夏、商、周三代的末主夏桀、商纣、周幽王，因有嬖幸的妃子坐了，最后竟然落到国亡殒身的境地，我如果和你同车出进，那就跟他们很相似了。”如此这般活活扫了汉成帝的兴致。班美人那时候对于汉成帝是亦师亦友亦红颜。

不过皇帝他老妈王太后倒是对其欣赏有加，留下名言：“古有樊姬，今有班婕妤。”

只可惜这汉成帝他不是楚庄王，自打见了赵飞燕之后，顿时坠入欢场声色，将班婕妤多年教诲抛到脑后，与赵飞燕姐妹俩同床共枕缠绵去了。说到底，这也怪班婕妤，整天装个一本正经，不让人玩，也不给人乐子，夫妻之间哪需这么多礼节，得，把老公拱手送人了吧！说不定班美人悔得肠子都青了，只是嘴上不说而已。

枕边风刮起来是厉害，许皇后设下神坛咒赵飞燕姐妹这对妖女早死，不想被赵飞燕发现，晚上哭哭啼啼跟皇上说，她咒我们三个早早西去。皇上一怒之下将许皇后给废了，打入冷宫。赵飞燕又想着把眼中钉班婕妤拉下水，糊涂的汉成帝昏头脑去找班婕妤好兴师问罪，班美人说了一段流传今日的话，她说：“妾闻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修正尚未得福，为邪欲以何望？若使鬼神有知，岂有听信谗思之理；倘若鬼神无知，则谗思又有何益？妾不但不敢为，也不屑为。”这就是生死有命、富贵在天的由来。汉成帝因这句话，念起了旧情也就放了班美人一马。不过从此班美人的心是彻底冰凉冰凉的了，这汉成帝终究是扶不起来的，给个坑就往里跳。会跳舞的最终还是战胜了会写诗的。自己还是走吧！

去哪儿好呢？对，到婆婆那里去，班美人主动要求去陪王太后，避开了这是非之地。她临行时伤感不能自己，作“怨歌行”一首，形容自己这把秋扇很不幸地被人扔了。后来这一典故被纳兰容若用在了“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”里。唉！这么一聪慧的女子还是逃脱不了哀怨自怜的命运，非要把自己搞得一副怨妇脸，让人看着就心疼。在那清静的小信宫，心如止水、形同槁木的她，除了陪婆婆王太后烧香礼佛，就是弹个琴，写个字，竟一不小心成了汉代著名的美女文学家。不过她写得最多的还是怨妇诗，一首接一首地写。看得出这女人啊，心里还是放不下那个男人。

如果有时光机，班美人再回到汉成帝身边，不那么装正经，做个体贴的红颜，找点小情小调，不给那飞燕姐妹留空子，说不定历史会改写。当然也说不准，人都是善变的嘛！

→谈情说爱

爱情骨感，婚姻丰满

□杨不离

看见一则富豪征婚，赤裸裸开出条件：“黄蜂腰吗炸肚”。倒是很佩服这种敢于揭掉人皮、直接“动物化”的求偶行为。你不是“宁可宝马车里哭，不愿自行车上笑”吗？好，给你宝马。但前提是你笑起来得有倾国倾城花枝乱颤的美貌与性感。

真不知道这是让人羞耻的退化还是返璞归真的进步？以婚姻为目标的一系列活动，不管是私底下小圈子的相亲还是跑场子转战各家电视台的相亲达人，大家不约而同地剑指咽喉：女人要宝马，男人要美貌。谁也别扮清高，不过是明码标价自认公平的一场交易。

其实我也曾经爱得相当唯美骨感，什么都不需要，只愿意跟着他走。随便去哪儿，只要两个人在一起。反而是现在，都一脚踩到剩女的门槛上了，竟然变得特别势利眼儿：房子、车子、票子，样样都得要。只有物质丰满的男人，我才肯与他谈婚姻的事。

一个美女朋友做出如上慨叹。事实上她道出了爱情与婚姻的根本区别。如果一个人真的经历过爱情，就清楚地知道“有情饮水饱”并非空洞的自我安慰。那种两情相悦彼此深爱带给人精神灵魂上的巨大满足与幸福，是任何物质也难以比拟的。

可惜爱情就是因为太骨感，飘逸得不食人间烟火，注定一旦堕入婚姻的琐碎平

淡与尘土飞扬中，总是经不起考验而导致佳偶变怨偶，最后离多聚少悲剧收场。骨感的爱情被柴米油盐打败，绝大部分不善经营的人都会使自己曾经美好的爱情暴尸围城。

本来纯粹的男女关系，被一张纸固定之后，等于在情感关系之外，又套上了社会、法律、道德、财产等绳索。加上被一个屋檐、一张床长期绑定，辅之以鸡鸣蒜皮岁月流逝的消磨，就算你是钢筋铁骨也会有力不可支不胜疲惫的那一天。何况，我们本是一群肉体凡胎的凡夫俗子？

但是具备充足富裕的物质打底的婚姻，就像储蓄的脂肪，寒饿因病袭来时，能够供给足够的能量，让我们面对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活得从容优雅，不必为“半斗米”折腰。

既然爱情短命难求，那么婚姻要很多很多钱的女人，错在哪里？爱情缺席的相亲行为，不管列出什么条件，都不算离谱。因为我们迫于各种压力抑或仅出于制造后代的目而寻寻觅觅的只是“配偶”，而非“爱人”。

最后还是很想说，假如你从未拥有过那白衣飘飘如梦似幻欲生欲死的爱情，那即使你经常拿百元大钞当手纸用，也是个富有的穷光蛋。



→滚滚红尘

夫妻之爱百分比的计算方法

□榕杨

朋友问我：夫妻之间强求 100 % 的爱有没有必要？有没有可能？

我说：“夫妻间 100% 的爱有可能。”

十几年前，有一对住在城市远郊的夫妻。一个滂沱的雨天，妻子有些不舒服，早早躺下了。半夜里，平日常一向睡觉很沉，被妻子笑侃为“让人抬走都醒不了”的丈夫，却被妻子急促的呼吸声惊醒。打开灯，发现妻子浑身烧得滚烫。丈夫立刻起身对妻子说：“不行，咱们去医院。”听着窗外的狂风暴雨声，妻子犹豫了，用微弱的声音对丈夫说：“明天吧。”丈夫不再搭话，用毛毯和雨衣将妻子裹得严严实实，然后用背包带将妻子捆在自己的背上出了家门。偏僻的郊区公路上没有一辆过往的车辆，丈夫顶着大暴雨，硬是背着妻子走了 5 里多地。路上几次在泥水中摔倒，可每次倒地的那一刻，丈夫都会下意识地大声问妻子：“摔疼了吗？”尽管他听不到妻子的回答，可仍会一次次地问。到了医院，走进急诊室，医生

护士帮着全身透湿，满腿泥水，双膝双手流血的丈夫解下背包带，打开裹在妻子身上的雨衣和毛毯时，所有在场的人都被眼前的情景感动了：妻子从头到脚没有一点潮湿，没有一处伤口。年轻的护士忍不住流泪了。经过诊断：妻子患的是急性病毒性心肌炎，已发生心衰，直接进了抢救室。医生告诉丈夫：“再晚来半个小时，就沒命了。”后来，妻子告诉儿子：“妈妈的命是你爸爸给抢回来的。”

这种忘我的救命之爱，在妻子心中所感应的，不止 100%，有谁能否定这 100% 之爱呢？

但是，我又说：“夫妻间的真爱与百分比无关。”

一对走过钻石婚的老夫妻，老两口都是“粗喉咙大嗓门”，生性要强的急脾气。两个急脾气在一起就好比是“干柴烈火一点就着”，家庭大战肯定在所难免。可奇怪的是：60 年中，不管遇到啥事，他俩也只脸红，不吵架。按老妻的话说：“年轻时，老头子让我百分之五

十。现在我让老头子百分之百。”此话并不让人诧异，几十年前，比老妻大十一岁的老夫，就像一个大哥哥对小妹妹一样，对娇妻疼爱有加，处处相让，遇有不高兴，几句话一哄就过去了。几十年后，比老夫小十一岁的老妻，却又像一个大姐姐对小弟弟那样，对老夫处处照顾，相让有加，看到老夫耍“老小孩脾气”了，总是能哄则哄，从不火上浇油。

老夫妻相濡以沫，互为已有的“钻石”之爱，岂是一个 100% 所能包容？所以，夫妻间的真爱与百分比无关。

朋友听了我的答案，很是不解，于是我对她说了下面的话：两种不同的答案，说明夫妻之爱，没有计算公式，无需比例分配。一个关爱的眼神，一句牵挂的“嗔怪”，一盏为晚归爱人亮着的夜灯，一碗温在锅中的剩饭剩菜……只要用心体会，所有的一切，都蕴含着无数个 100% 的爱意。唯一的计算方法，是自己的心灵感应与体验。